

欧洲结构性改革与经济增长专题研究

编者按:虽然欧债危机渐趋平复,但欧洲经济复苏乏力,许多根本性、深层次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其中之一是结构性改革。本专题选取了欧元区重债国家以及近年来经济复苏较快的英国作为案例,对备受学界关注的欧洲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做了系统梳理,以飨读者。对于近期为促进经济复苏推出的“欧版量化宽松”计划,本专题从欧洲中央银行职能变迁的角度做了探讨和回应。

欧元区重债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析论^{*}

陈 新

内容提要:在欧债危机背景下,欧元区重债国家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这些国家的结构性改革虽有其特性,但也有共性,主要体现在公共管理、税制、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领域。接受救助的重债国因受到硬约束的压力,改革力度大,因而取得了初步效果。没有接受救助的重债国的改革则呈现软约束状态,其经济增长也受到影响。总体而言,欧洲的结构改革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还需要持续努力并保持改革的动力。

关键词:欧元区 重债国家 结构性改革 劳动力市场改革 产品市场改革

欧元区在经历债务危机的冲击之后,经济出现缓慢复苏。而欧元区重债国家^①的经济复苏进程呈现出分化发展的态势。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这些接受救助的国家从2014年开始,经济从衰退转向复苏;而没有接受救助的重债国家,如意大利,则拖了欧元区经济增长的后腿。^②在应对债务危机的过程中,欧洲采取了紧缩财政、稳定金融和结构性改革三管齐下的方式。紧缩财政和稳定金融是危机时的紧急举措,而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创新工程“欧洲经济竞争力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文章写作还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2014年创新工程出国调研项目“南欧国家欧债危机后的改革和结构调整”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① 文中欧元区重债国家是指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也是有些文献中所称的“欧猪”(PIIGS)国家。其中前四个国家接受了由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的“三驾马车”的救助,唯有意大利没有接受救助。上述国家的债务和赤字情况见表1和表2。

^② 陈新:“分化中前行的欧洲经济”,黄平主编:《欧洲发展报告(2014-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随着危机的平复,结构性改革成为关注的重点。本文将对欧元区重债国家结构性改革的进展逐一进行分析,并指出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不一,其结构性改革的重点、特性以及效应也不尽相同。

一 债务危机与结构性改革

早在 1990 年代,欧盟即已开始讨论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给欧洲的增长、就业和竞争力带来的挑战,欧盟委员会于 2000 年发布了“里斯本战略”,这实际上是欧盟第一个关于结构性改革的全面改革议程。^① 随后的欧盟扩大进程转移了欧洲注意力,“里斯本战略”进展停滞。为此,2005 年欧盟委员会更新了“里斯本战略”,推出了“里斯本行动纲领”,旨在通过协调成员国的行动计划来支持欧盟层面的改革意愿。在“里斯本战略”下,欧元区国家通过“开放式协调”这种软性协调和同行评议的方式来履行对结构性改革的集体承诺。由于缺乏硬性约束,这种方式的执行效果不佳,尤其是针对劳动力市场的改革。^② 结果是,大部分国家的潜在增长率低,成员国之间的结构性竞争力差异加大,进而导致了增长的差异和贸易的失衡。^③

表 1 欧元区重债国家的债务占 GDP 的比重

| | 2009 年 | 2010 年 | 2011 年 | 2012 年 | 2013 年 | 2014 年 | 2015 年 | 2016 年 |
|-------|--------|--------|--------|--------|--------|--------|--------|--------|
| 希腊 | 129.7 | 148.3 | 171.3 | 156.9 | 174.9 | 176.3 | 170.2 | 159.2 |
| 葡萄牙 | 83.2 | 93.5 | 111.1 | 124.8 | 128.0 | 128.9 | 124.5 | 123.5 |
| 西班牙 | 53.9 | 61.5 | 69.2 | 84.4 | 92.1 | 98.3 | 101.5 | 102.5 |
| 爱尔兰 | 64.9 | 92.2 | 111.1 | 121.7 | 123.3 | 110.8 | 110.3 | 107.9 |
| 意大利 | 116.4 | 119.2 | 116.4 | 122.2 | 127.9 | 131.9 | 133.0 | 131.9 |
| 欧元区平均 | 80.0 | 85.6 | 86.4 | 90.8 | 93.1 | 94.3 | 94.4 | 93.2 |

数据来源:欧盟委员会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冬季预测,2014-2016 年为预测数据, http://ec.europa.eu/economy_finance/eu/forecasts/2013_winter/statistical_en.pdf; http://ec.europa.eu/economy_finance/eu/forecasts/2014_winter/statistical_en.pdf; http://ec.europa.eu/economy_finance/eu/forecasts/2015_winter/statistical_en.pdf, 2015 年 2 月 28 日访问。表 2、表 3 的数据来源与表 1 相同。

① BEPA, “Survey of Economic Reform in the European Union 2008-2014”, European Commission, Brussels, 2014, p.11, <http://ec.europa.eu/archives/bepa/pdf/economy/survey-of-economic-reforms-report.pdf>, last accessed on 28 February 2015.

② [德]安·梅特勒:“欧洲的竞争力骗局”,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europe-s-competitiveness-shell-game/chinese>, 2015 年 2 月 28 日访问。

③ IMF,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Europe: Building Confidence”, IMF, 2010, p.14.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一次转移了欧洲的视线,欧洲各国面临的现实挑战是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关注的重点是金融和公共财政问题。在应对完金融危机的冲击波之后,欧盟于2010年出台“欧洲2020战略”,再度推动欧洲的结构改革。遗憾的是,欧债危机从希腊率先爆发,欧洲再次陷入应对危机的被动局面。

但在应对债务危机的过程中,在经历了危机初期的混乱之后,欧洲采取了紧缩财政、稳定金融和结构改革三管齐下的方式,将紧缩计划与结构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利用危机的压力向前推动结构改革。

表2 欧元区重债国家的结构性预算平衡占GDP的比重

| | 2009年 | 2010年 | 2011年 | 2012年 | 2013年 | 2014年 | 2015年 | 2016年 |
|-------|-------|-------|-------|-------|-------|-------|-------|-------|
| 希腊 | -14.8 | -8.1 | -6.1 | -0.3 | 2.7 | 1.9 | 1.7 | 1.2 |
| 葡萄牙 | -8.6 | -8.7 | -5.4 | -2.3 | -2.0 | -1.3 | -1.7 | -2.0 |
| 西班牙 | -8.6 | -7.4 | -6.2 | -3.5 | -2.2 | -2.1 | -2.3 | -2.7 |
| 爱尔兰 | -9.9 | -9.2 | -8.0 | -7.1 | -4.8 | -3.9 | -3.4 | -3.4 |
| 意大利 | -4.1 | -3.6 | -3.2 | -1.5 | -0.8 | -0.9 | -0.6 | -0.8 |
| 欧元区平均 | -4.5 | -4.4 | -3.5 | -2.1 | -1.2 | -1.0 | -1.0 | -1.2 |

数据来源:欧盟委员会2013年、2014年、2015年冬季预测。2014-2016年为预测数据。

结构改革和财政巩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结构改革的目的是改善经济环境,特别是让经济更有创新能力。^① 债务危机从表面上看是公共财政不可持续的危机,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欧元区重债国家应对增长、就业和竞争力的挑战不力。欧洲的、潜在增长率已经持续下降了20多年。其生产率增长的减速,远远早于危机的开始,并且还在持续,而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使结构改革的必要性再次凸显。欧洲许多国家的失业率急剧上升,危机的蔓延更是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低增长还损害了债务的可持续性,进而导致在重债国家实施更多的紧缩措施,反过来又影响了增长。以上因素为实行结构改革、推动增长提供了动力。^②

^① Wolfgang Schauble, “Structural Reforms and Fiscal Consolidation: Trade-Offs or Complements?”, <http://www.bundesfinanzministerium.de/Content/EN/Reden/2015/2015-03-26-structural-reforms.html>, last accessed on 1 April 2015.

^② Janos Varga and Jan in't Veld, “The Potential Growth Impact of Structural Reforms in the EU: A Benchmarking Exercise”, *European Economy*, Economic Papers 541, December 2014.

毫无疑问,结构改革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机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13年度经济政策改革:力争增长”的报告中指出,危机成为结构改革的催化剂。^①该报告分析了危机以来欧洲国家在结构改革方面的进展,认为OECD的改革建议在受到危机冲击最严重的欧洲国家贯彻得最多,如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换言之,改革在最需要的国家中得到了实施。结构改革为政府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带来强劲、均衡的经济复苏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

对于欧元区国家来说,结构改革也是必经之路。因为在危机环境下,欧元区成员国无法采用货币政策或汇率政策来应对危机,只有通过结构改革提高竞争力才是解决危机的正确途径。而持续的结构改革将会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鉴于“里斯本战略”执行不力,在结构改革的方式上,欧盟希望通过欧洲层面的经济治理改革提供新的手段。因此,在发布“欧洲2020战略”之后,欧委会通过“年度增长调查”、“欧洲学期”以及“国别建议”等方式,将成员国与欧盟捆绑在一起,共同推动改革。但是,结构改革在短期内无法完全见效,这些手段需要持续实施才能体现出明显的效果。

二 欧元区重债国家结构改革的特性

欧元区重债国家由于各自的经济发展路径不一,因此,其结构改革的重点和特性也不尽相同。

(一) 希腊肩负克服债务危机、重建公共管理体系和进行结构改革的三重重担

2008年之前,希腊的劳动生产率按人均计算略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但按小时计算则相当于欧盟平均水平的80%。^②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1996-2000年,希腊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3.7%,2001-2005年的平均增长率进一步上升到3.9%。但随着实际有效汇率的持续上升,希腊在价格和成本方面的竞争力逐渐丧失。2006-2010年,希腊经济平均增长率急剧下降到-0.3%。^③

随着经济出现衰退,希腊的产业结构问题更加突出。一直以来,制造业在希腊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比较小。2008年,希腊制造业的增值所占比重仅为11%,相比之下,

^① OECD, “Economic Policy Reforms 2013: Going for Growth”, OECD Publishing, 2013, p.12, <http://dx.doi.org/10.1787/growth-2013-en>, last accessed on 1 March 2015.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Member States Competitiveness Performance and Policies”,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SEC(2010)1272, Brussels, p.79.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Economic Forecast – Winter 2015”, Statistical Annex, p.148.

欧盟的平均值为17%。2000-2009年,希腊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了21%。^①2008年,希腊的主要出口产品是纺织品、基础金属、精细化工以及食品,但没有一个部门的出口是顺差,而价格的上涨又对希腊的旅游业带来负面影响。邻近的土耳其因希腊旅游价格的上升而受益,游客转而流向土耳其。虽然服务贸易为顺差,但2009年希腊的经常项目逆差达到GDP的11%。希腊面临严重的竞争力问题。

希腊公共管理体系的顽疾在危机中也充分暴露出来。值得一提的是,希腊拥有庞大的公务人员队伍,该人群占到希腊人口的十分之一。臃肿的公务人员队伍影响了政府运行的效率。2010-2013年,希腊公务人员削减了20%。在“三驾马车”救助期间,希腊预计将裁减15万公务人员。希腊公务员工资在加入欧元区之后不断上涨,同2000年相比,2009年希腊财政中工资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7.5%,而欧元区同期才上升了7.9%。^②庞大的公务人员工资支出加重了希腊的财政负担。同时,希腊的养老金体系也是OECD国家中最为慷慨的,在财政上更不可持续。根据欧委会的预测,按照原有的体系,希腊养老金到2050年占GDP的比重将上涨12%,而欧盟其他国家同期平均上涨3%。^③此外,希腊征税效率低。“三驾马车”救助希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重建全国征税系统,不再放任偷税漏税现象的发生。公共管理体系的改革可以削减公共开支,增加应有的财政收入,提高公共管理效率,进而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

因此,希腊在进行结构改革的同时,不仅需要恢复财政和金融稳定,同时还需要大力进行公共管理体系改革。希腊的产业相对单一,为了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希腊在产业政策方面还需有新的突破。

(二) 爱尔兰挤压金融、房地产泡沫,重振经济竞争力

爱尔兰因其经济的快速增长曾被誉为“凯尔特之虎”。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1996-2000年,爱尔兰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9.6%,2001-2005年的平均增长率放缓到4.9%,但2006-2010年期间则急剧下降到0.1%。^④

从经济结构来看,制造业在爱尔兰经济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2008年,爱尔兰制造业的增值占比为22%,高出欧盟17%的平均水平。^⑤其制造业主要专长化工、电子和光学产品、食品和饮料。爱尔兰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量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Member States Competitiveness Performance and Policies”,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SEC(2010)1272, Brussels, p.79.

② OECD StatLink, <http://dx.doi.org/10.1787/888932957650>, last accessed on 1 April 2015.

③ OECD, “Greece at a Glance: Policies for a Sustainable Recovery”, OECD Publishing, 2010, p.3.

④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Economic Forecast - Winter 2015”, Statistical Annex, p.148.

⑤ European Commission, “Member States Competitiveness Performance and Policies”, p.73.

资金涌入房地产,催生了大量经济泡沫。金融危机爆发后,房地产泡沫破灭,政府出钱救助银行,反而陷入债务危机困境。

从目前来看,爱尔兰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重振制造业的雄风。爱尔兰的出口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大量外资进入爱尔兰,并将其作为全球的研发和生产基地。美国对爱尔兰的投资甚至超过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总额,爱尔兰的吸引力可见一斑。在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爱尔兰恢复了出口竞争力。其经济复苏的强劲,得益于出口拉动了经济增长。

(三) 葡萄牙借结构性改革东风寻找经济增长点

加入欧元区之后,葡萄牙经历了十多年的 GDP 的低增长。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1996-2000 年,葡萄牙经济平均增长率为 4.1%,而 2001-2005 年的平均增长率下降到 0.9%,2006-2010 年进一步下降到 0.6%。^① 经济发展的长期低增长暴露了葡萄牙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劳动生产率的低增长,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从 2000 年至 2009 年,葡萄牙制造业的名义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了 13%。到 2010 年,葡萄牙的劳动生产率按小时计算仅相当于欧盟平均水平的 60%,按人均计算相当于欧盟平均水平的 75%;^②二是制造业受到了全球化和欧盟东扩的冲击。葡萄牙擅长低端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如服装、鞋、皮革等,而中高端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如机械制造和汽车制造等属于发展中的产业。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单位劳动成本的上升,葡萄牙的纺织品、服装、皮革和鞋等传统产业受到了严重冲击。2004 年欧盟东扩后,新入盟的中东欧国家拥有熟练的低成本劳动力吸引了老成员国的投资,导致欧盟内部出现产业调整和转移,葡萄牙的制造业受到冲击,制造业增值所占的比重逐步下降。2008 年,葡萄牙的制造业增值比重为 14%,低于欧盟同期平均水平 17%。^③ 葡萄牙的经济竞争力逐渐减弱。

随着经常项目赤字的持续出现,葡萄牙积累了高额的外债。金融危机爆发后,无论是居民、企业和国家财政都出现严重失衡。政府赤字和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急剧上升。由于经济前景恶化,葡萄牙对外融资的压力加大,而投资者的信心不足,融资利率急剧上升,欧元区主权债券市场出现分化。与此同时,同样也非常依赖外部融资的葡萄牙金融业被不断排挤出融资市场,从而加大了对欧元体系的依赖。在评级机构不断下调葡萄牙主权债券的评级之后,葡萄牙政府无法以不可持续的成本来融资,债务危机由此爆发。

在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葡萄牙的劳动力成本下降,促使部分产品恢复了出口竞争力。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Economic Forecast - Winter 2015", Statistical Annex, p.148.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Member States Competitiveness Performance and Policies", p.159.

^③ Ibid..

葡萄牙对华贸易近几年由逆差转为顺差,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德国大众在葡萄牙设厂生产轿跑车出口到中国。而餐馆酒店、公共服务以及教育和金融中介这些服务业的增值比重则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显示出葡萄牙在这些部门的竞争优势。除此之外,葡萄牙仍在继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 西班牙积极进行结构调整,提高产业竞争力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1996-2000年,西班牙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4.1%,2001-2005年的平均增长率下降到3.4%,2006-2010年则进一步下降到1.1%。^①

近10年来,西班牙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放慢,原因是大量的投资进入低生产率的部门,尤其是建筑业和低端服务业。西班牙的劳动生产率曾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按小时计算高出6%,按人均计算高出11%。但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势头迅猛,2000-2009年西班牙的名义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了31%。其产业优势主要集中在低端和中低技能的产业,如非金属类的矿产品、基础金属产品、食品、纺织品、皮革和鞋类等。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影响了制造业的竞争力。2009年,西班牙制造业的增值所占比重为15.1%,低于欧盟的平均值18.1%。而建筑业在危机之前的10多年发展迅速,2008年已经占GDP的11.5%。^②高歌猛进的房地产业吸引了大量资金。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金融银行系统受到冲击,进而被迫申请对银行业进行救助。

在随后的结构改革过程中,西班牙致力于降低劳动力成本,并积极探索西语国家市场的潜力,出口得以恢复。到2015年初,西班牙的名义劳动力成本同2009年的峰值相比下降了6.5%,已接近2007年第二季度的水平。在出口市场方面,西班牙加大了对亚洲、美洲的出口。同2008年相比,西班牙2014年对亚洲的出口所占比重从6.4%提高到9.5%,对北美的出口从3.9%提高到5.1%,对南美的出口从2.5%提高到3.6%。^③此外,西班牙利用在建筑业积累的经验,积极开拓国际建筑市场,通过提供建筑业服务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西班牙政府还积极提供资金,寻找再工业化之路,促进工业的发展,增强工业的竞争力。西班牙在2014-2015年计划提供7.45亿欧元的贷款用于改善现有的生产能力以及鼓励新设企业的经营活动,以期提高工业在GDP中的比重。^④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Economic Forecast - Winter 2015", Statistical Annex, p.148.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Member States Competitiveness Performance and Policies", p.86.

^③ The Kingdom of Spain, "Economic Policy & Funding", March 2015, http://www.thespanisheconomy.com/stfls/tse/ficheros/2014/150312_Kingdom_of_Spain.pdf, last accessed on 28 February 2015.

^④ Spanish Government, "Plan of Measures to Drive Growth, Competitiveness and Efficiency", http://www.thespanisheconomy.com/stfls/tse/ficheros/2013/noviembre/Plan_Growth_Competitiveness_and_Efficiency.pdf, last accessed on 28 February 2015.

(五) 意大利竞争力下降, 结构性改革任重道远

自 1990 年代后期开始, 意大利经济发展失去了动力。^①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 1996-2000 年, 意大利经济平均增长率为 2.0%, 2001-2005 年的平均增长率下降到 0.9%, 2006-2010 年则进一步下降到 -0.3%。^② 低增长伴随着赤字不断增加, 导致债务占 GDP 的比重居高不下。(见表 1、表 2)

意大利在加入欧元区后, 没有出现像爱尔兰和西班牙那样的房地产泡沫, 但意大利制造业的名义单位劳动力成本在 2000-2009 年期间上升了 45%。制造业在意大利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 如 2008 年意大利制造业的增加值占 18.5%, 超过了欧盟的平均值 17%,^③ 因此, 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 既损害了意大利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也拖累了经济增长。

欧债危机之后, 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实行了劳动力市场改革, 削减了工资和单位劳动力成本, 出口竞争力有所提高, 而意大利则在劳动力市场改革方面停滞不前, 单位劳动力成本不但没有下降, 反而继续上升, 继而影响了出口。虽然意大利的经常项目有所改善, 甚至出现盈余, 但这主要得益于国内需求低迷导致的进口减少, 其出口状况没有得到有效改善, 同南欧其他国家的差距在拉大。2014 年第一季度, 意大利的出口比 2008 年第一季度低 3%, GDP 总量比 2008 年同期低 10%。意大利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出口都还没有恢复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④

影响意大利经济竞争力的不仅仅是劳动力市场的刚性问题, 还有行政管理体系的效率低下, 以及政治制度导致的政府频繁更换, 削弱了改革的持续性和政策的连贯性。意大利的伦齐政府于 2014 年启动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 以期解决导致 1990 年代以来经济发展停滞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三 欧元区重债国家结构性改革的共性

结构性改革是个宽泛的概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欧盟对结构性改革都有自己的定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 结构性改革的中期和长期目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率, 并于 2010 年阐释了欧洲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的九个领域, 其中五个是中期指标(劳动力市场效率、企业立法、网络立法、零售立法以及职业服务立

① OECD, "OECD Economic Surveys: Italy 2015", OECD Publishing, February 2015, p.14.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Economic Forecast-Winter 2015", Statistical Annex, p.148.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Member States Competitiveness Performance and Policies", p.99.

④ 陈新: "意大利经济复苏'亚历山大'", 《人民日报》2014 年 9 月 23 日第 22 版。

法),另外四个是长期指标(机制和合同、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创新)。^① 欧盟则从一体化和要素流动的角度出发,把产品市场改革和劳动力市场改革看做结构改革的核心。因此,“欧洲学期”的建议都是针对成员国提高竞争力和减少劳动力市场的刚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则除了关注产品市场改革和劳动力市场改革之外,还把行政管理的效率、税制改革、养老金改革、金融体系改革等纳入结构改革的范围。

本文所说的结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共性:

(一)简政放权,改革公共管理制度,改善营商环境

结构改革对政府意味着简政放权,通过公共管理制度改革,改善营商环境,给企业带来额外的间接收益。

希腊政府在过去四年的改革中简化了设立企业的程序和时间并降低了交易成本,具体措施包括:对新开办的企业不设最低资本的限制,并且内部决策规则更灵活;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设立标准的章程,取消了成立公共有限责任公司和私人有限责任公司时需要聘请律师起草合同的要求。目前,希腊还通过简化程序设立新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也已成为最常见的选择。

葡萄牙三年来共采取了 450 项政策措施,其中有关公共管理领域的改革就有 115 项。^② 危机使葡萄牙意识到改善企业环境的重要性,并将此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此外,葡萄牙还努力改进司法系统,例如加强监督和执法能力,以增强葡萄牙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

西班牙于 2012 年 10 月成立了公共管理改革委员会(CORA),2013 年第一季度征集了 2239 条有关公共管理改革的建议,并于 2013 年 6 月通过了《公共管理改革报告》。到 2014 年,报告中涉及的 222 项改革举措已经实施了 45%,其余的正在准备实施。^③

(二)改革税制,通过减税促进经济良性循环

在紧缩政策的大环境下,开源节流是欧元区重债国家政府的主要举措。在开源方面,增税还是减税,是个两难选择。增加税收负担会扼杀企业的积极性,无异于“杀鸡取卵”。对劳动力征收过高的所得税会扭曲劳动力供应,由此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也会压制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这已成为青年就业和低技能就业的最大障碍。相关研

^① IMF,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Europe 2010”, IMF, 2010.

^② “The Recovery of Portugal”, Ministry of Economy, Government of Portugal, 23 January 2015, p.3.

^③ CORA, “Reform of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nual Report, September 2014, http://www.thespanisheconomy.com/stfls/tse/ficheros/2014/140919_InformeAnualCORAResumenFINAL.pdf, last accessed on 28 February 2015.

究证明,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可以增加就业并且减少非正式就业。^①意大利政府降低了对低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据 OECD 测算,仅此一项改革即可在最初五年增加 18 万个就业岗位,在随后的一个五年内再增加 20 万就业岗位。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可以拉动 GDP 分别增长 0.3%和 0.9%。^②此外,对于从事艺术、影视、旅游业设施更新、研发以及对机械设备的投资和新设企业都推行了企业所得税优惠的措施。^③

葡萄牙 2014 年将企业所得税从 25%下调到 21%,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从 25%下调到 17%,同时对持股不超过 5%的股东免于征税。^④它通过征收更低的税和其他费用以及降低管理成本等,吸引了更多的外国投资。2012-2014 年,葡萄牙吸引外资 16 亿欧元,新增就业岗位 2300 多个。税赋虽然降低,但税收却增加了。2014 年,意大利将对生产活动征收的地区税从 3.9%削减到 3.5%,也是沿袭了类似的思路。

希腊的做法则是扩大税基,同时更公平地分担税赋。从 2013 年 1 月开始的希腊税制改革,目的在于通过减少免税额和税收信用来扩大税基,同时对自雇人员和房租收入强化税收规则。简化所得税和调整企业税提高了税制的效率。2013 年 7 月,希腊还进一步简化了相关法律,以提高透明度,同时加强税收管理,促进诚实纳税,并保证更稳定的税收来源。新的收入税法对工资税抵扣系统中的纳税人以及从投资中获得收入的纳税人取消了纳税登记的要求;同时合并了跨国并购和重组的条款,引进了反规避规则以打击国际逃税。^⑤

为了促进经营活动和刺激投资,爱尔兰采取了减税的政策。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对于失业一年以上的人开展自主经营实行个人所得税免税,同时对于高收入人群的股权投资如果能够增加就业,则免除三年的个人所得税。对于从事建筑业、家装业以及电影工业的个人所得税也有一定程度的减免。针对企业的研发活动,加大了抵税的扣除额。此外,下调了旅游业的增值税,取消了航空旅行税,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免税继续延长到 2014 年底。与此同时,征收房地产税,100 万欧元以内的房地产税率

① Andrea Bassanini and Romain Duval, "Employment Patterns in OECD Countries: Reassessing the Role of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No. 486, 2006.

② OECD, "Structural Reforms in Italy: Impact on Growth and Employment", OECD Publishing, February 2015, p.5.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Tax Reforms in EU Member States 2014: Tax Policy Challenges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Fiscal Sustainability", *European Economy*, No.6, 2014, p.35.

④ "The Recovery of Portugal", p.20.

⑤ "Reforms in the Eurozone: Examples", 德国财政部网站, http://www.bundesfinanzministerium.de/Content/EN/Standardartikel/Topics/Europe/Articles/Stabilising_the_euro/Figures_Facts/2012-11-29-reforms-in-the-eurozone-examples.html, last updated on 25 February 2013, 2015 年 2 月 28 日访问。

定为 0.18%,超过 100 万欧元以上的为 0.25%。^①

西班牙对“天使投资人”的活动实行税收优惠,同时还对使用新技术开展培训活动、录用残疾人员以及投资研发活动的企业提高税收抵扣额度;对于用利润进行再投资的中小企业实行 10% 的抵扣;艺术品、古董收藏等交易的增值税从 21% 下降到 10%;^②同时对烟酒等奢侈品提高增值税,对住宅增收财产税。

(三) 推进产品市场改革,改善经济竞争力

根据要素流动的原理,产品市场改革将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产品市场改革的主要方式是加强竞争,通过竞争来推动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投资于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市场竞争遵循优胜劣汰法则,效率高的企业将得以生存,而效率低的企业要么重组,要么退出。为了促进竞争,就需要减少企业创业的成本,降低新增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以便让拥有新技术和新思路的企业能够顺利地进入市场。与此同时,产品市场改革还可以通过资本和劳动力向成长更快的部门的流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欧洲重债国家的产品市场改革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开放搞活。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意大利等国家都放开对零售业的限制并开放职业服务市场,通过零售业的改革提高竞争力;二是加大反垄断和反托拉斯的力度。爱尔兰通过法律增加竞争局的权力,提高竞争局的级别,以在国内促进竞争,从而为创新和经济增长做贡献。意大利扩大了电信行业的市场准入,给天然气部门取消绑定条件,此外,还准备兑现对欧盟的承诺,开放铁路市场,推动竞争。根据 OECD 的计算,意大利通过产品市场改革可在今后五年为 GDP 的增长提供 1.5% 的贡献,随后的五年内还会增加 1.1% 的贡献。^③

希腊产品市场改革的一个成功例子是货物运输的改革。在改革之前,承运人在从事这项运输之前需要许可证。但许可证的数量有限,并且自 1971 年以来始终没有增加。这导致了供给没有效率,消费者价格过高,而许可证拥有者获取了大量的垄断利润。结果造成许可证以 10 万欧元的价格在地下交易。自 2012 年以来,希腊放开了许可证的限制,公司通过缴纳少量的管理费就可以获得,公司由此能够以更低成本运输商品,消费者也从降价中受益。^④

在加强竞争方面,西班牙根据欧盟委员会的“国别建议”制定了西班牙统一市场法,以减少对企业的行政壁垒。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Tax Reforms in EU Member States 2014: Tax Policy Challenges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Fiscal Sustainability”, p.34.

^② Ibid., p.41.

^③ OECD, “Structural Reforms in Italy: Impact on Growth and Employment”, p.4.

^④ “Reforms in the Eurozone: Examples”.

(四) 推动刚性的劳动力市场改革, 促进劳动力的流动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 欧盟劳动力市场的刚性特点更为突出。欧盟成员国之间劳动力的流动与美国各个州之间的流动相比水平要低很多。^① 欧盟数据显示, 2013年, 欧盟成员国中只有4%的适龄劳动人口生活在非出生地国家, 而美国同期有近30%。^② 虽然欧盟的跨境就业人口比较高, 有110万欧盟公民在其他欧盟成员国工作, 但没有定居。此外, 还有120万劳动力, 由母公司外派到另一个成员国从事短暂工作。

劳动力市场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劳动力的使用效率、减少结构性失业、改善就业状况, 从而促进潜在增长和福利。欧元区重债国家劳动力市场改革的一个重大步骤是取消行业层面的工资谈判机制, 改为企业层面的工资谈判机制, 给予企业在工资形成机制方面更大的决定权。其主要目的是让企业对技术的变化或者产品的需求做出快速反应, 以便做出相应的人员配置或者裁员, 进而减少裁员成本, 提高劳动生产率。

例如意大利于2014年12月通过了《劳动法》修正案, 从2015年起对新就业人员签署新的标准合同。根据新合同, 企业在裁员时根据在企业就业时间的长短, 每增加一年就多补偿一个月的工资, 一次性支付并且免税。这一方面避免了企业因裁员而疲于被雇员诉讼; 另一方面裁员程序透明, 被裁人员可从补偿中直接受益, 自身利益也得到一定的保护。

西班牙劳动力市场改革的例子与此类似。危机暴露了西班牙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弱点, 即劳动力市场高度碎片化。一方面, “体制内”人员受到很好的保护, 拥有永久性合同; 另一方面, “体制外”人员则拥有固定期限的合同, 在裁员时受到的保护很少。因此, 在经济环境恶化的情况下, 西班牙主要采取裁减员工的措施, 而不是削减工资或缩短工作时间。危机发生后, 西班牙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增加企业的灵活性。例如, 工资谈判从行业层面协议改为企业层面的协议, 让企业对工资形成机制负责。再如, 到期的集体协定不再自动无限期延长。此外, 通过减少最高补偿金额降低裁减签署长期合同的员工的成本, 以使企业更有动力来雇佣永久员工, 从而减少劳动力市场的双重性和碎片化。

希腊的做法也相同。改革之后, 企业在工资形成机制方面拥有更大的权力, 目的是保证工资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为基础, 并促进劳动力需求。企业层面的集体工资协议也被简化。现有的行业层面的工资协议由于同经济现实脱节而限制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如今, 行业层面的工资协议不再自动延期和普遍有效。同时, 希腊还削减

^① OECD, “OECD Economic Surveys: European Union 2012”, OECD Publishing, 2012.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Quarterly Report on the Euro Area”, No.1, Vol.14, 2015, p.19.

了短期合同,也不延长到期合同;并引进了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削减了20%的加班费,企业可以更灵活地雇佣员工。希腊公共部门的工资也被大幅削减,第13和14个月工资被取消,同时引进了新的工资绩效制,对政府人员的薪金结构进行了彻底改革。此外,希腊只有退休5个人才能新进1名公职人员,这也有助于希腊整体工资支出的削减。2012年2月,希腊大幅调整了最低工资,月最低工资减少22%,从877欧元下降到684欧元,年轻人的最低工资削减了32%。^①

爱尔兰劳动力市场的改革表现为实施积极的劳动力政策,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一是建立充分的响应机制,设立一站式的就业指导和服务站。爱尔兰共设立了60个就业指导办公室,配备了550名就业指导专家;二是关注技能的错配问题。积极的劳动力政策还体现在促进职业培训方面。爱尔兰成立了指导职业培训的机构(SOLAS),该机构下设16个教育和培训小组,负责具体的培训项目;三是大力创建新的岗位。虽然改革还在继续,但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从2012年第三季度到2014年第三季度,爱尔兰净就业增加8.42万人(就业增加4.6%),并且超过90%以上的增加岗位是全职就业,进而使失业人数下降,包括长期失业和青年失业。^② 2012年,爱尔兰政府还出台了就业行动计划,3年内新增9万个工作岗位,离2016年的指标仅缺少1万个岗位。失业率从2012年的15.1%下降到了2015年初的10.1%。爱尔兰政府计划到2018年实行充分就业,这意味着每年要新增4万个就业岗位。^③ 此外,爱尔兰还采取措施加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包括减少对裁员的保护,线性化最低工资规则,在工资形成机制方面给企业更大的发言权,退休年龄至2020年提高到68岁等。

四 结构改革初见成效

欧元区重债国家的结构改革虽有反复,但已初见成效,具体表现为:

(一) 重债国家结束了救助计划,经济走上复苏轨道

2013年12月,爱尔兰率先结束了救助计划,随后葡萄牙和西班牙也于2014年结束了“三驾马车”的救助。希腊原计划于2014年底前结束救助计划,后因国内政局变动,新政府于2015年1月上台执政,救助计划推迟到2015年6月前结束。

^① 希腊新政府2015年1月上台后,将最低工资又恢复到877欧元。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Post-Programme Surveillance Report, Ireland, Autumn 2014", Occasional Papers, *European Economy*, January 2015, pp.34-35.

^③ Taoiseach, Programme for Government, Annual Report 2015, Government for National Recovery 2011-2016, March 2015.

在结束救助计划的同时,这些国家的经济也摆脱了衰退,重返增长轨道(见表3)。希腊出现了自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正增长。爱尔兰则凭借4.8%的增长率领先欧元区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没有接受救助的重债国家意大利持续负增长。接受救助的国家在救助计划期间因必须满足救助方施压的条件,因此,结构性改革在高压状态下进行,是硬约束下的改革。而意大利由于不存在救助方的条件性压力,结构性改革通过自我执行的方式进行,虽然有欧盟的《稳定与增长公约》、“欧洲学期”等压力的存在,但毕竟还是软约束下的改革。

表3 欧元区重债国家的GDP增长(%)

| | 2009年 | 2010年 | 2011年 | 2012年 | 2013年 | 2014年 | 2015年 | 2016年 |
|-------|-------|-------|-------|-------|-------|-------|-------|-------|
| 希腊 | -3.1 | -4.9 | -8.9 | -6.6 | -3.9 | 1.0 | 2.5 | 3.6 |
| 葡萄牙 | -2.9 | 1.9 | -1.8 | -3.3 | -1.4 | 1.0 | 1.6 | 1.7 |
| 西班牙 | -3.7 | -0.3 | -0.6 | -2.1 | -1.2 | 1.4 | 2.3 | 2.5 |
| 爱尔兰 | -5.5 | -0.8 | 2.8 | -0.3 | 0.2 | 4.8 | 3.5 | 3.6 |
| 意大利 | -5.5 | 1.8 | 0.6 | -2.3 | -1.9 | -0.5 | 0.6 | 1.3 |
| 欧元区平均 | -4.4 | 2.0 | 1.6 | -0.7 | -0.5 | 0.8 | 1.3 | 1.9 |

资料来源:欧盟委员会2013年、2014年、2015年冬季预测。2015年和2016年为预测数据。

接受救助的四个国家经济复苏,与这些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密不可分,尤其是单位劳动力成本显著下降,改善了经济竞争力,进而带动出口的增加。爱尔兰是欧元区国家自2009年以来在这方面取得最明显进展的国家之一,出口持续增加,经常项目随之改善。自2012年来,爱尔兰恢复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重为4%。^①同样,葡萄牙的出口也增长迅猛,2009年出口占GDP的比重为28%,2013年已经占到GDP的41%;与此同时,对欧盟外市场的出口在2013年达到当年出口总额的30%。葡萄牙出口也改善了经常项目状况,2010年经常项目赤字为10%,到2013年转为盈余0.5%。^②

^① Taoiseach, Programme for Government, Annual Report 2015, Government for National Recovery 2011-2016, March 2015.

^② “The Recovery of Portugal”, p.9.

表4 欧元区重债国家的单位劳动力成本(2005=100)

| 国家 | 2009年 | 2010年 | 2011年 | 2012年 | 2013年 | 2014年 |
|--------|-------|-------|-------|-------|-------|-------|
| 希腊 | 111.4 | 126.0 | 126.2 | 124.9 | 116.3 | 114.5 |
| 爱尔兰 | 106.8 | 98.4 | 96.6 | 95.3 | 100.6 | - |
| 意大利 | 115.4 | 114.3 | 116.3 | 118.3 | 119.6 | 121.9 |
| 葡萄牙 | 104.8 | 104.4 | 103.0 | 100.3 | 100.1 | 100.9 |
| 西班牙 | 115.7 | 114.3 | 113.6 | 111.0 | 110.6 | 110.2 |
| 欧元区18国 | 111.6 | 109.8 | 110.3 | 112.6 | 114.5 | 115.9 |
| 欧盟28国 | 106.7 | 106.4 | 106.7 | 110.3 | 111.0 | 112.8 |

资料来源:OECD, [http://stats.oecd.org/viewhtml.aspx? datasetcode=PDBI_I4&lang=en](http://stats.oecd.org/viewhtml.aspx?datasetcode=PDBI_I4&lang=en), 2015年2月28日访问。

(二) 结构改革推动经营环境有所改善,竞争力得到提高

结构改革带动了欧元区重债国家进行公共管理改革,简政放权,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环境。根据经合组织的产品市场规制指数(PMR)^①,欧元区重债国家除爱尔兰外,在产品市场的管理方面都有进一步改进,尤其是希腊和葡萄牙改进的幅度最大。产品市场管理的改善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

同样,世界银行综合营商环境指数(见表5)显示,希腊的营商环境的改善最为显著,从欧债危机之前排名100名之外提升到2015年的第61名。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营商环境排名也明显改善。西班牙从2010年的第62名提高到2015年的第33名,葡萄牙则从第48名提高到第25名。意大利的排名同2008年相比变化不大。爱尔兰则有所退步。

表5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数

| | 2009年 | 2010年 | 2011年 | 2012年 | 2013年 | 2014年 | 2015年 |
|-----|-------|-------|-------|-------|-------|-------|-------|
| 意大利 | 74 | 78 | 83 | 87 | 73 | 65 | 56 |
| 西班牙 | 51 | 62 | 45 | 44 | 44 | 52 | 33 |
| 葡萄牙 | 48 | 48 | 30 | 30 | 30 | 31 | 25 |
| 爱尔兰 | 7 | 7 | 8 | 10 | 15 | 15 | 13 |
| 希腊 | 100 | 109 | 101 | 100 | 78 | 72 | 61 |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数整理,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139>, 2015年2月28日访问。

^① [http://stats.oecd.org/viewhtml.aspx? datasetcode=PMR&lang=en](http://stats.oecd.org/viewhtml.aspx?datasetcode=PMR&lang=en), last accessed on 28 February 2015.

结构性改革也带动了欧元区重债国家的竞争力的改善。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见表6),西班牙和葡萄牙自2010年以来竞争力改善最为明显。西班牙从第42名提升到第35名,葡萄牙也从第46名提升到第36名。意大利、爱尔兰和希腊的竞争力提升不太明显。

表6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指数

| | 2010-2011年 | 2011-2012年 | 2012-2013年 | 2013-2014年 | 2014-2015年 |
|-----|------------|------------|------------|------------|------------|
| 意大利 | 48 | 49 | 42 | 49 | 49 |
| 西班牙 | 42 | 35 | 36 | 35 | 35 |
| 葡萄牙 | 46 | 36 | 49 | 51 | 36 |
| 爱尔兰 | 29 | 25 | 27 | 28 | 25 |
| 希腊 | 83 | 81 | 96 | 91 | 81 |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指数整理。[http://www.weforum.org/reports? filter \[type\]=Competitiveness](http://www.weforum.org/reports?filter[type]=Competitiveness), 2015年2月28日访问。

(三) 劳动力市场的刚性程度有所削弱,但依然处于较高水平

在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欧元区重债国家通过一系列新的法律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的刚性。例如,大部分国家把集体工资谈判从行业层面转到企业层面。又如,对解雇员工的规定进行调整,为企业“松绑减负”。尽管进行了上述改革,欧元区重债国家的就业保护水平依然较高。经合组织的就业保护立法指数(见表7)表明,2013年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指数同2009年相比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仍高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只有西班牙略微低于该平均水平。而爱尔兰由于原来的指数过低,虽然这几年在上升,但也没有高出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

表7 OECD 就业保护立法指数(EPL)

| 国家 | 2009年 | 2010年 | 2011年 | 2012年 | 2013年 |
|---------|-------|-------|-------|-------|-------|
| 希腊 | 2.85 | 2.85 | 2.44 | 2.44 | 2.41 |
| 爱尔兰 | 1.98 | 1.98 | 1.98 | 2.07 | 2.07 |
| 意大利 | 3.03 | 3.03 | 3.03 | 3.03 | 2.79 |
| 葡萄牙 | 3.51 | 3.31 | 3.31 | 2.90 | 2.69 |
| 西班牙 | 2.66 | 2.66 | 2.56 | 2.56 | 2.28 |
| OECD 平均 | 2.36 | 2.36 | 2.35 | 2.32 | 2.29 |

数据来源:OECD, http://www.oecd-ilibrary.org/fr/employment/data/employment-protection-legislation_ifs-epl-data-en, 2015年2月28日访问。

(四) 随着救助计划的结束, 结构改革出现反复

在重债国家结束“三驾马车”的救助计划之后, 虽然“三驾马车”还保留了事后的监督程序, 但由于“如果不达标就不能获得贷款”这一硬约束已被解除, 部分国家的结构改革进程出现反复。例如, 葡萄牙于 2014 年春在结束救助之前通过法律成立新的交通管理部门, 并规定该部门截至 2014 年 9 月搭建完新的交通部门管理框架, 但到 2015 年春季仍未完成。又如, 在职业市场开发方面, 葡萄牙计划修改 18 个法律来管理 19 种职业, 但到 2014 年底还没有通过任何一项修改的法律。此外, 葡萄牙政府同社会伙伴谈判后同意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将最低工资从 485 欧元提高到每月 505 欧元, 这无疑会对葡萄牙的就业和经济竞争力带来潜在的损害。^①

希腊则由于 2015 年 1 月新政府的上台, 带来了政策的不确定性。新总理齐普拉斯坚持认为过去几年实施的救助计划和紧缩政策是失败的。希腊的经济总量下降了 1/4, 希腊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没有控制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期的 110% 以内, 而是跃升至 176%。新政府财长瓦鲁法基斯直言不讳地表示, 现在的问题不是希腊退出欧元区将会导致国家破产, 而是希腊现在已经破产。因此, 希腊经济的重点不是还债, 而是让经济重新恢复增长动力, 经济增长了, 才有能力偿还债务。^② 希腊政府一方面需要在选民面前兑现其不削减福利的承诺, 另一方面需要开源增收、偿还债务。如何平衡二者是希腊债务谈判的关键所在。从长远来说, 希腊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将债务问题变成自己的发展机遇。^③

五 小结

通过以上对欧元区重债国家的结构改革进展的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这些国家的改革呈现两种路径: 其一是接受救助的国家在救助方的压力下进行结构改革, 改革呈现硬约束特点; 其二是没有接受救助的国家, 由于缺乏外来的硬约束压力, 结构改革呈现软约束性。从改革的效果来看, “三驾马车”推行的硬约束改革采取的是持续跟踪改革并分批提供资金的方式, 如果被救助的国家改革方案执行不力, 那救助资金就有可能不到位, 进而会给被救助国家再次带来经济波动。而被救助的国家就结构改革问题在与“三驾马车”进行讨价还价的同时, 也利用外来的压力顺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Post-Programme Surveillance for Portugal”, Autumn 2014 Report, Occasional Papers 208, *European Economy*, December 2014, pp.28-29.

^② 陈新: “希腊经济面临抉择”, 《人民日报》2015 年 2 月 11 日第 22 版。

^③ 陈新: “‘挤牙膏’谈判的松动空间”, 《人民日报》2015 年 4 月 10 日第 22 版。

水推舟推动一些改革的攻坚战,得以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二,结构性改革要想取得成功,重要的是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改革需要同步进行。它们相互补充,同步进行会更有效果。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劳动力供给,而产品市场改革则带来额外的投资,由此促进对劳动力的需求。两种影响共同推高就业,并推动增长,实现结构性改革效果的最大化。

第三,欧元区重债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依然面临繁重的改革任务。结构性改革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其效果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完全体现。因此,需要有耐心以及保持改革的动力。在救助计划结束后,虽然“三驾马车”保留了定期评估机制,但由于“三驾马车”的外界硬约束消失,部分接受救助的国家在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上出现了反复。这些国家的结构性改革进程面临从硬约束转向软约束的转型考验。

第四,2012年9月以来欧元持续升值,给欧元区的出口带来压力,而外部需求低迷,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欧元区重债国家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推进,国内需求,尤其是私人消费呈上升态势,弥补了出口对增长的贡献不足。2014年,在欧央行量化宽松政策的预期下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一路下跌;2015年3月,欧央行正式实施量化宽松,对促进欧元区的出口、增强欧元区的经济增长信心带来积极影响。欧元区重债国家在新政策环境下如果能够做到稳增长,无疑会给这些国家结构性改革的持续进行带来积极效应。

(作者简介:陈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责任编辑:莫伟)